

黃旗夢碎

錢達◎著



新黨

真正的新黨人是永不氣餒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黃旗夢碎 / 錢達著. -- 臺北市 : 錢達出版 :
農學社總經銷, 1999 [民88]
面 : 公分
ISBN 957-97336-6-X (平裝)

1. 新黨 2. 政黨政治-臺灣-論文, 講詞等

526.27

87017316

黃旗夢碎

作 者 / 錢達

出 版 / 錢達

封面設計 / 林喬依

打字排版 / 普辰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 / 韋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 農學社

電話 : (02)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913號

■ 1999年1月1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 / 300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97336-6-X



三年前的新黨造勢活動，人山人海，當時義工的熱情幾乎把新黨活動當作日常生活中最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期待。



帶領新黨義工前往慈湖謁靈。

我的父母親攝於我家對面小學校園內蔣公銅像前，這所小學就是我三十多年前就讀的中興新邨光榮國小。



民國八十五年(1996年)3月22日，立院在總統大選前一日派出勞軍團往金門向前方將士致意，我攝於金門機場。



立院外交委員會赴花蓮考察領事事務局花蓮辦事處後，在花蓮原住民文化邨合影。這一會期，我擔任外交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我左手邊是領事事務局長朱健一先生，右手邊依次是高惠宇、陳癸淼、黃清林、葛雨琴委員。

與馮滬祥教授陪同民運人士前往中華戰略學會拜訪蔣緯國將軍。



我作東在台北聯勤信義俱樂部請郝伯伯與新黨公職聚餐，照片中有陳癸淼、朱惠良、朱高正、馮定國和高惠宇五位立委，郝伯伯右手邊的就是延惠君小姐。

立院外交委員會訪問北歐，背景是哥本哈根海港的美人魚，還有斯堪地那維亞號遊輪，照片左起，吳惠祖、黃清林、我、洪奇昌、林哲夫五位委員，還有立院外委會主任秘書張日松先生。



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暑假新黨公職人員訪問團和小雨滴藝人團體在洛杉磯海寧同鄉會受贈獎牌，照片中有營志宏國代、林忠山國代夫婦，康雷、張鴻夫婦，龐建國市議員，還有民謠歌唱家王誠先生及成功嶺之花龐嘉綾小姐。

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暑假，新黨公職人員偕小雨滴演藝團體訪美，攝於鳳凰城義工高志中先生的中國餐館，照片中有老牌藝人蔣光超、陳癸淼委員、郁慕明委員、宋艾克省議員、龐建國市議員、馮滬祥國代、營志宏國代、林忠山國代夫婦、康雷張鴻夫婦，還有戴錡、李廷亞先生。





新黨公職人員都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只有我例外。我是唱的比說的好聽。這一次秦儷舫競選總部成立，我才講兩句話，王建煊委員說，你廢話少說，趕快唱歌，我就唱了一首雲南民謠「人多力大好幹活」。



中央銀行宣布考慮變更新台幣紙鈔上的國父及蔣公畫相，我追隨多位新黨公職和許多義工前往中央銀行抗議。

黃旗夢碎

錢達◎著

無名義工之序

我受不了熱，我退出了廚房——一個落伍的聲明

我要退了，哀莫大於心死。

當初從創黨的第一天，我滿懷熱望認同了新黨，我要做個有骨氣的中國人，我反對國民黨的台獨質變貪污腐敗，反對國民黨獨裁者的陰謀鬥爭殘害異己，我要實現一個理性的民主，這是我的選擇，一直到五年後的今天我從未後悔。

爲了這個理想，多少人出錢出力，我們打響了大地一聲雷，我們找到了台北新家，我們在選舉中贏得了選民的認同，做爲一個關鍵的少數，我們多麼的光榮，多麼的有希望。

但是今天，光榮變成了羞恥，希望愈走愈遠，雷聲已去，甘霖未降，新局未現，家變紛仍，我們如何去面對當初對我們殷殷期望的選民？我們又如何能期望他們會再投我們一票，我們都要問自己，我們值得他們投你這一票嗎？他們給了我們機會，我們對不

起他們。

是誰虛耗了這些機會呢？是誰辜負了選民的期望呢？是我們黨內的領袖，是一兩個老同志，一小撮人爲了一己之私，爲了營造自己的勢力，破壞了原來他們所創而被大家心儀的新黨精神和理想，拋棄了他們原來告訴大家新黨會堅守的是非原則。初選，當初很多人反對，但既成決議，大家都願把他共同辦好，但結果卻只見倡議者不顧體制，不守規則，一群人身兼主辦人、球員、裁判。廉勤會及選監小組只是基於職責受命來維持一個最基本的公平，即令親痛也要痛得有個道理，結果卻因此橫遭誣衊，主事者和他的親信，還利用其運作媒體的優勢，頻頻放話，干擾審理及選舉，對選監小組做不實且不公平的指控，甚至說「誰敢動×××，就不惜把新黨炸掉，讓大家都不要玩！」這種蘇××式的放話是何等的熟悉，如果他們爲了要成就他個人的勢力而把新黨帶回到一個當初我們所唾棄的老黨行事風格上去，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既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

有人跟我說，這就是政治，政治是高明的騙術，但是我要大聲的說，我們要的是有骨氣的政治家，不是政客。

初選本應是鞏固同志間的本善，結果卻激起了人性的本惡，弄得同志相殘是非不明，當初我們呼群保義，就是看不下去社會上的妖氛猖獗，而在一個毫無原則私心自用的初選中，這少數人卻把這個黨弄的人妖不分，說來怎不令人痛心。

夠了，我很失望，我受不了熱，我要退出廚房，我宣布即日起我辭去廉政勤政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以後我也不再參加新黨的活動，我要告退了，過去五年來我們共同走了這麼長的路，我感到榮幸，也很值得，只是我無法再說服我自己去認同他們了。

我認為，就是大局不可為，新黨終將泡沫，我們也要堅持自己的骨氣和人格，大浪會再起，雷聲會再響，只要我們堅守原則和理想，我們就能等來甘霖，改變大局，飲配止渴只是加速他的滅亡。

就把我的告退視為大地久旱的龜裂吧！我珍惜過去一年半以來跟大家共事的機會，最起碼我們做了我們能做的，也該做的。這是我的告別，也是我的祝福，謝謝各位朋友！

×××敬上九月六日

這是一位新黨的義工，也是代表義工團體擔任新黨廉政勤政委員會的委員，他退出廉政勤政委員會時，委託另一位同仁帶給其他廉勤會同仁的一封信。這位義工朋友從創黨時期，就全然投入新黨，出錢出力，無怨無悔的支持新黨，但是對新黨從寄予無限的希望，到一再受傷的失望，至終到無法挽回的絕望。可是在這封信中，他非常清楚的指出來，從他參與廉勤會作近距離的觀察，他認為虛耗了大時代給我們的機會，辜負了選

民的期望的，只是我們黨內的領袖，一兩個老同志，一小撮人爲了一己之私，爲了營造自己的勢力，破壞了原來他們所創而被大家心儀的新黨精神和理想，拋棄了他們原來告訴大家新黨應堅持的是非和原則。

廉勤會的同仁再次看到這封信，應該不會陌生，因爲當廉勤會在九月中旬開會時，同仁們第一次讀到這封信，很多人都熱淚盈眶。這位義工所描述，新黨在初選過程中，黨內主持選務的負責幹部，囂張跋扈，目中無人，打擊異己，包庇親信的情況，對他們來說，是歷歷在目。他們一同熱愛的新黨，如何被這一小撮政治流氓，像噬肉菌一般在臟腑之內啃噬的不忍卒睹，外界的人看到新黨這種突發急症式的潰敗，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可是廉勤會的幹部對這個過程，卻是非常清楚，但是愈是清楚，就愈是痛苦，他們獻給新黨的一顆心，就這樣被人一刀一刀的戳爛了。

這封信不是爲我的書所寫的，我是輾轉聽說，而聯絡到這位義工朋友。雖然他不願意具名，但是他同意我可以用他的信作序，作爲一位無名義工寫的序。因爲他所描寫的情感和心境，可以說爲我的全書作了一個總結，我浪費數百頁的篇幅，只是對事實作詳實的報導，對是非作深入的辯證，至於我寫書的情感，已經被這一封信表達的淋漓盡致。

我唯一要作補充的是，真正的新黨人是不死心的，即使是這位自稱哀莫大於心死的義工，他真正放棄的不是新黨理念，反而正是因爲他堅持新黨理念，而對今天少數把持

新黨運作的惡棍感到深惡痛絕。就像他在信末所說的，我們要堅持自己的骨氣和人格，大浪會再起，雷聲會再響，只要我們堅持原則和理想，我們就能等來甘霖，改變大局。可見這位義工並未真正心死，他仍有強烈的期盼。

我也要求過去支持新黨的朋友們，不要一個個垂頭喪氣的走，我們應該要一起站出來，端正新黨的運作，就像當年我們一起站出來挑戰李登輝，挑戰國民黨一樣。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十次革命完成建國以後，沒想到四五年內，又要回來進行二度革命討伐袁世凱。如果今天我們認輸解散，我們就不夠資格作孫中山先生的傳人，新黨也不夠資格稱作正統國民黨的繼承者。

錢達 補述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此序的題目「我受不了熱，我退出了廚房——一個落伍的聲明」，是這位義工致廉勤會同仁的退出聲明函上所用的原標題。

序——右手一隻槍，左手一顆原子彈

李敖

錢達老弟要我爲他的書寫序文，但是他也明說他在書中對我的三位老友趙少康、李慶華、馮滬祥都有批評，他問我會不會顧忌壞了我與這幾位朋友的交情，我說我不在乎。

我說我不在乎，並不是我不在乎這幾位朋友的情誼，我的態度是朋友歸朋友，是非歸是非，我不因爲怕壞了朋友交情，而不敢談是非，如果不講是非的人，絕對不能作朋友。我爲錢達老弟的書寫序，並不代表我贊成他全部的觀點，而且書中述說的許多經過還有待查證，但是我看到這書中並不是情緒性的謾罵，而是有很多是非價值觀念的辯證，也有許多政黨政治實際運作的剖析，我認爲這些都是應該公開討論的。

去年年中，我和丁豐瑜先生聯名在商業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發鴻禧山莊的弊案，後來錢達老弟來電話問我，是否同意他用我們的資料，到地方法院去進行告發，我當時和這位小老弟還未見過面，但是我欣然同意了，因爲我和丁先生公佈鴻禧山莊弊案的資